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七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七

天官冡宰第一之七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賈疏并宮中官之子弟皆屬內宰書之於版桼注但言閽寺而已疏特言兼諸官以補足之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政令謂施閽寺者賈疏內小臣及內豎亦施之劉氏彝曰宮內百職之名

氏皆載於版宮寢内外之廬舍皆畫於圖　易氏祓曰王内乃王之北宫

辨正黄氏度曰下文均稍食分人民皆為政令政令不獨施於閽寺注疏説猶未備

案在版之奄奚其執事有常在圖之宫寢其居處有列所謂版圖之法也王之後宫非外臣所得入也故必繪其圖然後可以分人民之所居小宰曰王宫則已兼后宫内宰則耑治后宫與三夫人以下之六宫

凡宮正宮伯所掌者王宮之羣吏士庶子或布周廬或次宮内不與嬪婦相接者也内宰所治奄奚之屬與嬪婦時接者也小宰兼掌之故統之曰王宮内宰分掌之故别之曰王内

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所孝反

正義王氏昭禹曰人其貴者民其賤者　毛氏應龍曰人民者閽寺奄奚工賈府史胥徒之類　鄭氏康成曰人民吏子弟

案人民則女酒女漿奚之屬凡稱女宮者亦存焉

通論鄭氏鍔曰宮正宮伯所均所授者王之宮此所均所分者王之北宮也

存疑王氏應電曰后宮外不可直接宿衛周廬故列女宮於旁分部其居而後總以周垣閽寺守之其外乃為官府次舍

以陰禮教六宮

正義鄭氏衆曰陰禮婦人之禮六宮後五前一　鄭

氏康成曰六宮謂后也不敢斥言謂之六宮若今皇后為中宮矣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義鄭氏鍔曰不曰寢而曰宮者寢之義為燕息非婦人所宜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賈疏天子有六寢宮人所掌者是也后象王立六宮亦前一後五在王六寢之後為之南北相當鄭氏鍔曰后正宮一以聽內治燕宮五以宴息

以陰禮教九嬪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教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

劉氏曰九嬪之下二十七世婦屬焉陰禮與后同而別教之者兼有事王后及夫人之禮也

案三夫人分掌六宮曰教六宮則后夫人兼之矣二十七世婦分屬九嬪曰教九嬪則世婦視此矣於教后稱六宮尊后也於教九嬪復舉陰禮示不敢儕於后也內宮不列三夫人而漿人掌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知次於后而居九嬪之上者有夫人矣猶師氏保氏不言教太子而諸子職國有大事帥國子而

致於太子惟所用之則知師氏保氏所教國子乃與太子共學者而太子亦在其中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注故書二為三杜子春云當為二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於王因以號馬使之九九為屬同時御又同事也　杜氏子春曰二事絲枲之事　王氏安石曰婦職之灋所以事王及后共祭祀賓客之

職瀍　王氏昭禹曰使各有屬屬於九嬪也位尊則宜以德率人九嬪而上教以婦禮所以成其德也位卑則宜以事事人九御之屬教以婦職所以作其事也太宰以絲枲之職任嬪婦内宰以絲枲之事作九御蓋九御勤於絲之事則天下無不蠶者矣勤於枲之事則天下無不績者矣　黄氏度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功即婦職作二事者也此特言二事著女御之職也世婦以上無

絲枲功事

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衺似嗟反本亦作邪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其服止踰侈奇衺若今媚道賈疏正其服者女御掾衣是正不得踰侈服展衣以上也媚道謂道妖衺巫蠱以自衒媚漢書孝文時婦人蠱惑媚道更相呪詛作木偶人埋之於地漢法宮禁有云敢行媚道者展猶錄也緒業也

王氏昭禹曰展省之也省其絲枲之功緒也

案内宰所掌無刑者王之嬪御惟宜教以禮作其事可罰可黜而不可刑嬪婦有過失小則苛罰大則黜遠佐后以治之者則女史及春

官世婦女史職所謂內政宮卿職所謂苛罰是也　小宰宮刑之建則以正奄寺女奚及司厲所入女奴所居之人民耳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祭宗廟賈疏天地山川社稷等外神后夫人不與故知大祭祀據宗廟而言王祼后從祼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大宗亞祼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瑤爵后爵以瑤為飾賈疏四時與禘祫六享皆有祼獻瑤爵之事

存疑鄭氏康成曰獻謂王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

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以瑤爵賈疏薦腥薦熟是堂上朝踐饋獻之節室中二祼訖王出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八籩王牽牲入以血毛告訖以薦腥於神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朝踐訖乃以熟薦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名為饋獻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之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后亦以瑤爵酌饋獻之盎齊以酳尸謂之再獻

案獻之屬莫重於祼故祼獻連言之非祼與獻為二也后亞祼用璋瓚朝踐至酳尸則用瑤爵所以別於王之玉爵也賓獻者其散爵與注疏之說以下經賓

容之裸獻瑤爵推之而見其不然　疏統君以玉爵獻卿以瑤爵獻大夫以散爵獻士不同者此言正祭彼言繹祭禮尚相變故也不可以彼例此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位謂房中户内及阼所立處　賈疏特牲禮尸酢主婦主婦適房中南面祭酒及主人致爵於主婦亦於房中南面拜受爵少牢禮主婦入户西面獻尸及賓尸主婦獻尸於主人席北拜送爵主人席北即當阼階故云阼所立處此皆約士大夫祭祀之禮而

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　賈疏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是薦徹言也

皆有樂節九嬪職賛后薦徹豆籩是后薦徹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服若内司服褘衣已下六服正之使服當其用　王氏昭禹曰禮器曰禮交動於上樂交應於下詔其儀告后以出入進止之節使與禮樂相應也

賛九嬪之禮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助九嬪賛后之事九嬪賛后薦玉齍薦徹豆籩

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賈疏二王之後稱公王同姓為侯伯得與上公同再祼為子男則與異姓同一祼無后祼也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是上公王先一祼次后再祼祼之禮亞王而禮賓

案此謂諸侯來朝而王饗之之禮王饗賓則后有祼獻及瑤爵之禮而內宰贊之也大行人職所云再祼而酢一祼而酢一祼不酢者乃朝享後王以鬱鬯禮

之之禮與聘禮聘享後主國君以醴醴賓同非謂饗也后之禮大宗伯攝之賈氏特借彼以說此耳

存異鄭氏康成曰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　賈氏公彦曰饗禮在廟享大牢以飲賓立而行禮獻依命數爵盈而不飲燕禮牲狗一獻四舉旅降脱屨升坐以醉為度饗燕后皆助王獻賓酬賓内宰皆贊后也

案燕禮在寢后不與饗禮在廟后亦無酬賓之理卿

大夫儐尸主婦尚不酬賓曾王朝賓客之禮而后酬賓乎既無酬則瑤爵當用以獻而裸獻之不分為二決矣酬則用觶亦未聞其以瑤爵也

致后之賓客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客賈疏女賓謂畿內同姓諸侯夫人有會見王后之法故亦致禮焉　賈氏公彥曰謂若酒正

職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内命婦正其服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賈疏不言夫人者夫人從后不在治限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其謂士妻亦為命婦賈疏周之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明士妻亦為命婦賈氏公彥曰言凡則王后世子以下皆是服位服之精麤位之前後

案使治以下即佐后之事使蓋使內小臣為之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則以后命正諸命婦之服位於事為便也康成謂使其屬之上士未必然喪服

傳云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言夫妻一體貴賤同之

命其夫則婦已在其中也故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

先鄭謂王命其夫后命其婦未必然記曰夫人之不

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然則夫人之爵命蓋從夫

而統於天子矣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

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淳劉諸允反徐音純

正義鄭氏康成曰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必面

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陳猶處也度丈尺也量豆區之屬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其謂純制天子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覗與賈疏趙商問天子巡狩禮制幣丈八尺純四覗答云制文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太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陰禮婦人之祭禮　賈氏公彥曰王者建國有易世而遷者自湯至盤庚五遷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成王營洛皆是故云凡以該之也　劉氏彝

曰朝以聽天下之政故君立之天道也市以聚四方之貨故后立之地道也　柯氏尚遷曰此不過建國之初后掌其禮既立市則后便不得與其事故司市夫人過市則有罰也　王氏安石曰次其官之次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叙其地之叙司市所謂各于其地之叙是也肆謂陳物之肆肆長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中音仲

正義鄭氏康成曰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賈疏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純陽為尊則后蠶於北郊以純陰為尊也郊必有公桑蠶室焉通論李氏覯曰王后之尊而親蠶則天下女子莫不執懿筐矣王后之尊而獻種則天下女子莫不饁南畝矣王后之尊而勤禮職則天下女子莫不執婦道矣　賈氏公彥曰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仲春始蠶者蓋謂浴種至三月又浴種乃生之故設文異也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人主謂九御賈疏典婦職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內人是九御也王氏安石曰內人既均其稍食歲終則會之既展其功緒歲終則稽之王氏昭禹曰展言緒則所展者功之倫緒稽言事則所稽者功之成事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功者九御之屬賈疏上文以婦職之法教九御

則所受獻功者還是九御之屬

典婦功職及秋獻功

賈氏公彥曰功謂絲枲之功

案大小以所成之物言如布帛錦繡則功事之大者組帶紛帨則功事之小者小大之中各有麤良

賞罰蓋於稍食中上下之

會內宮之財用

正義鄭氏康成曰計夫人以下所用財

賈疏總六宮之內所有財用皆會計之故云計夫人以下所用財也

粢膳夫庖人內饔職所共獨王及后世子之食飲膳羞則夫人以下當别有共之者故內宰會其財用葢必如此然後事不冗而人皆得其節適也用此知古者夫人嬪婦女御爵命雖視公卿大夫士然有財用而别無禄秩葢深居宫禁随身調度及母家姻戚問遺禮幣凡用財之事皆包於九式之匪頒好用中內府共王之好賜予外府受凡邦之小用此古聖王所以謹內治明內教而為萬民所則效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　王氏安石曰稍食歲終既會之矣正歲又均焉功事歲終既稽之矣正歲又施焉

案上經會內人之稍食計所以給也正歲又均其稍食何也功事有劇易精粗所獻有良苦則稍食必有損有益而後得其平非歲歲而均之不可

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正義鄭氏康成曰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於
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賈疏王有六寢后有六宮各自不同婦人必從陽后雖自有六宮必資王之禁令故繫王而言也守宿衛者賈疏若宮伯所掌士庶子
賈氏公彥曰言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　王氏昭禹
曰言內宮則知王宮為外言北宮則知王宮在南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穜直龍反本或作重音同稑音六本又作穋
正義賈氏公彥曰上春亦謂正歲建寅之月以春事

將興故云上春　鄭氏康成曰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助王耕事共禘郊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穜後種先孰謂之稑王當以耕種於藉其謂詩黍稷穜稑是也

賈疏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穜稑

通論鄭氏鍔曰經於穜稑之種凡三言之司稼辨之而縣於邑閭俾農毗以為式也舍人縣之內宰詔生

之共王后之獻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惟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夫人如三公從容

論婦禮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謂使令所為或言王后或言后

通耳　鄭氏鍔曰內宰正后之服位大祭祀時也內小臣則凡后在宮時皆正之

通論賈氏公彦曰大僕掌王命及服位此小臣侍后與大僕侍王同也

后出入則前驅

正義鄭氏康成曰導之

案史浩以前驅為前訶肅衆是以前驅為蹕非也內豎職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則生時出入亦內

豎蹕矣蓋小臣近導故曰前驅而内豎之蹕稍遠也通論王氏詳説曰内小臣職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是内小臣之職與大僕同内豎職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夏官小臣職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是内豎之職與小臣同后言命而不言大命者后雖有好令於卿大夫無所謂大命也

若有祭祀賔客喪紀則擯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詔后之禮事相九擯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詔相正者異尊卑也 賈疏詔相正皆擯也后尊故云詔詔告之而已九擯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女御卑則正之也 王氏應電曰詔者先事而告相者助其不及正者糾其違慢 賈氏公彥曰上三者后皆有事九擯以下從后往

案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故詔后禮樂之儀謂動作威

儀整之於躬者宮卿世婦詔王后之禮事祼獻薦徹肅將其事者內小臣所詔則禮事之小者如女賓客見后於宮中喪紀接外命婦內外宗祭祀行於宮中廟中在車之儀登下之節皆是也知然者祭祀賓客王后涖事於廟惟內宰宮卿得贊而內小臣不得與宮中喪紀則內宰不得贊而宮卿世婦比內外命婦哭不敬者而苛罰之亦無職詔后以禮事故專屬於內小臣也

徹后之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俎謂后受尸酢爵飲於房中所設之俎賈疏案特牲主人受尸酢乃設俎主婦亞獻尸尸酢主婦受爵適房中亦有俎天子祭禮亡后之俎內小臣徹之注亦約士禮而言　案特牲設俎在致爵時注疏亦大概言在尸酢後耳

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好黑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后於其親族所善者使往問遺之賈疏謂於王有親若魯衛晉鄭之等

賈氏公彥曰四方諸侯言事卿

大夫言令者后雖無正令施與卿大夫時有言教至焉於畿外全無言教故以事言之　易氏祓曰好事以物問遺好令以言問勞也

掌王之陰事陰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陰事羣妃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宮賈疏求為若縫人女御為王裁縫衣裳及絲枲織紝之類

案必典章素諳而後能正王后之服位必儀文備悉

而後能詔六宮之禮事必言語謹信而後可通好事好令必性行端慤而後可掌陰事陰令故羣奄中惟內小臣四人為上士　古者天子日視朝公卿大夫士朝夕得進見言事內小臣羣奄之長所掌者不過陰事陰令耳東漢末造天子不時見公卿大夫宦者口銜天憲埶傾朝野沿至於唐則天子之廢立由之死生聽之然後知周公之典百世不可易也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門於外内為中若今宫闕門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其謂雉門三門也

賈疏雉門外有皐庫内有應路故云三門於外内為中 春秋傳雉門災及兩觀

賈疏定二年公羊傳 鄭氏鍔曰王之五門皆有禁特使閽人守中門之禁者以朝士職考之外朝在庫門外羣吏衆庶罷民窮民皆可得而入若雉門之内則應門路門非臣民可得而妄入故於此有禁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雉門為二門後鄭不從以為中門者諸侯惟皐應路三門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謂魯制二兼四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蓋天子庫門外更有皐門雉門內更有應門則庫門在雉門外明矣

寀郝氏敬以序官每門四人破鄭注王氏應電又謂此專言北宮之中門皆非也雉門以內尚有二門故曰每門四人又以明皐門庫門之守不以奄寺也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服衰絰也賈疏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檀弓士唯公門脫齊衰凶器明器也潛服若衷甲者賈疏襄二十七年左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是也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賈疏如定十年侯犯以郈叛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是也奇服衣非常春秋傳尨奇無常賈疏閔二年左傳文怪民狂易案後漢書陳忠傳注狂易謂狂而性易也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帥所聿反舊色類反

正義鄭氏衆曰公器將持公家器出入者幾謂無將

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案此內人蓋女奚之屬

案內人注謂女御女御非以禮事從世婦不輕出也

若女御出入而閽人幾之恐無此體云內人公器賓

客者謂內人之公器若賓客也幾之者防僭冒也然

則自女御以上凡公器賓客視此矣止言內人不敢

斥尊者也注云苛猶呵也非苛刻之苛釋文云本又

作呵

以時啓閉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漏晝之漏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晝則日見漏四十刻夜六十刻賈疏謂若夏至晝則日見　王氏應電曰晨昏啓閉以時

凡外内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為于偽反闢本又作辟婢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辟行人使無干也内命夫卿大夫之在宫中者賈疏若宫正所掌者也對在朝卿大夫士為外命夫其外命婦則總外内命夫之妻内命婦即三夫人已下者　陸氏德明曰辟避也

掌埽門庭埽四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庭門相當之地　賈氏公彦曰

惟中門外之庭閽人掌埽若餘門庭則各有守門者埽之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燎地燭也賈疏燭在地曰燎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蓋百根葦以布纏之以蜜塗其工若今蠟燭矣對人手爇者為手燭故云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　賈氏公彦曰喪紀謂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時賓客謂若饗食在廟燕在寢皆設門燎及蹕止行人

寀宫正注䆁先王先公於廟中隷僕蹕止行者宫正則執燭以為明彼主宫中廟中此閽人主宫門廟門

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相息亮反下同道徒傲反後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人女御也　王氏應電曰女宫民間婦女服公事於宫中者戒所當禁之事令所當脩之職　黄氏度曰女宫若女𡡉女酒之屬

存異鄭氏康成曰女宫刑女之在宫中者

案女宮下於女御一等則皆無爵而備使令執役者

明史謂之宮人亦稱都人是也女籩女醢之屬亦存

焉以此職及世婦春官世婦參攷之則女宮皆從禮

事之役夫豈以刑女為之抑當刑措之世無沒入之

女奴不幾虛無人而廢乃事乎

若有喪紀賔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佐世

婦治禮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司謂春官宮卿世婦　賈疏其職云掌女宮

（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佐世婦則天官世婦也寀鄭氏鍔破鄭注謂宮卿世婦不宜稱有司固然而謂別有掌祭祀賓客喪紀之有司則誤矣外有司豈可師女宮而致之哉但注過畧宜曰宮卿世婦之屬耳（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或曰內小臣內豎職皆曰祭祀賓客喪紀此職獨曰喪紀賓客祭祀何也主王后內人而言則先吉而後凶主女宮而言則先其執事之多而後其少也（王后所與惟宗廟之祭賓客則勞饗歸禮並共簠方籩豆壺事較繁重若喪紀

則兼有喪祭喪賓序哭弔臨女宮執事為多故以是為差

掌內人之禁令

正義黄氏度曰上言戒令謂在宫有警戒之令此又言禁令謂有時出宫弔臨于外則又有禁止之令察禁令禁其非有禮事則不得出也

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詔相之者出入王宫不可以闕於禮賈疏世婦掌弔

臨於卿大夫之喪女御得從之王后有哭族親之法則內人理亦宜然

案注謂女御賤故寺人立於其前未安非立于其前不可以詔相禮事即內小臣擯王后亦然經特於此著之耳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豎蜀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為禮出入便疾

案所通獨小事之令也知然者王之陰事陰令內小

臣掌之也不曰掌通内外小事之令而曰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者所掌不獨内外小事之令而兼給小事也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内人蹕為于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賈疏内人卑不專行事案下世婦職掌祭祀已下三事與此同明此内人從世婦而濯摡及為粢盛也賓客在廟謂饗食時也喪紀在廟謂喪朝廟為祖奠遣奠時内豎為内人蹕者以其掌内小事

寮寺人帥内人弔臨不言蹕而内豎言蹕何也祭祀賓客喪紀内人出入廟中所辟止乃執事之羣臣惟内豎導行可使之蹕若弔臨於外出宮則閽人為之闢在途則有司為之蹕不待言也公卿大夫有事於國中郊野鄉士遂士縣士皆為之蹕則内人可知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遷者將葬朝於廟賈疏喪柩遷於宮中惟有朝廟時檀弓周朝而遂葬是也褻器振飾頮沐之器賈疏玉府職褻器注以為清器

虎子彼據生時與床第等連文也知此為振飾頮沐器者案特牲為尸而有槃匜并有簞巾巾為振飾槃匜為盥手明其頮面沐髮亦有之故既夕禮用器之中有槃匜是送葬之時有褻器也　賈氏公彥曰執褻器以從遣車者謂朝七廟訖旦將行在太祖廟中設大遣奠苞牲取下體天子大牢苞九箇遣車九乘后亦同使人持之如墓遣車載牲體鬼神依之故使內豎執褻器以從若生時　王氏應電曰在宮中故內豎蹕出宮門則閽人蹕矣

案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祀取羣廟之主而藏於祖

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則喪遷時羣廟之主尚未反也朝廟直朝大廟而已疏謂朝七廟訖旦將行然後設奠於大祖之廟理不宜然詳見士喪禮下篇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帥所聿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

序
賈疏昭公元年左傳君子晝以訪問夜以安身女者定男於夜節宣其氣故云勸王息也

案夫人見於經而祭祀賓客喪紀贊王后之禮事掌婦學之法皆首九嬪亦猶三公之或以六卿兼之而不自列職有無不定也　王齊喪及大荒大札天地有烖邦有大故皆出次故曰以時御叙明非其時則不御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

後〔賈疏禮運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后以下法之故從微嚮著卑者宜先從著嚮微卑者宜後也〕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賈疏孔子云已下孝經緯援神契文〕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齍音咨注故書玉為王杜子春讀為玉〕

正義鄭氏康成曰玉齍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

徹　賈氏公彦曰后無外事唯有宗廟之祭但祭祀
時男子進俎婦人設豆籩簠簋其簋則九嬪執而授
后后設之豆籩之薦與徹皆助后
案王安石用故書贊王以為上言贊王下言贊后
言之序也鄭氏鍔辨之謂大宗伯奉玉齍小宗伯逆
齍肆師表齍盛告潔為贊王九嬪所贊為贊后似矣
而猶未盡析也宗伯奉玉齍兼天神地示言之若宗
廟則攝后耳后親祭則后設而九嬪贊焉無所用宗

伯矣豈可混為一事乎贊者贊其設也小宗伯之逆
肆師之表告皆前此之事不可謂贊少牢饋食禮主
婦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
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
菹在南葵菹在北此謂贊薦豆籩也又云主婦自東
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
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
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

皆南首此謂贊設黍稷也九嬪之贊后葢亦如是邦

國禮亡凡喪祭要須據儀禮以推之安石廢棄儀禮

目所不經宜其多悖也　玉齍后不徹者為其已餕

且不以入于房也特牲饋食禮宗婦徹祝豆籩入于

房徹主婦薦俎敖氏繼公曰此所徹者皆置于房故

宗婦得為之宗婦所不徹后可知矣后徹豆籩入于

房亦重神餘故改設也先儒或以為燕內賓也

若有賓客則從后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贊后事　賈氏公彦曰后之有事于賓客者唯諸侯來朝王親饗后當助王饗時九

嬪從后往也

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衆次敘者乃哭

案外宗敘外内朝莫哭者敘其班之先後次第也九嬪則帥以從后使依次哭而已亦見后夫人而下九

嬪為班次之先者也喪必有內主無則或攝之若后喪則亦帥以從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為齍盛摡古愛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婦人所掌祭祀謂祭宗廟賓客謂饗食諸侯在廟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與大遣奠時少牢禮饔人摡鼎俎廩人摡甑甗司宮摡豆籩彼大夫家無婦官故使男子天子備官故異　鄭氏康

成曰摡拭也為猶差擇賈疏祭祀舂稷舂人舂之饎人炊之故知世婦所謂為是差擇

案祭祀賔客共米者舂人共盛者饎人也世婦帥女宮而濯摡此女宮即指女舂女饎而言世婦親之則饎爨當在西堂下少牢大夫禮廪爨與雍爨同在門外東南辟君禮也特牲禮饎爨在西堂下士卑不嫌也方濯摡時未為齍盛也盖濯摡將以為齍盛耳不然則不知濯摡者為何事喪紀之齍盛謂虞也饎爨

在東堂下與吉祭反

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内羞之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涖臨也内羞房中之羞　賈氏公

彦曰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直

臨之而已内羞謂糗餌粉餈酏食糝食案少牢皆從

房中而來故名内羞　王氏安石曰籩人醢人共内

羞世婦涖陳之

案此女宮則凡女酒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冪女府

女史以及女饎凡有職于陳饋之事者並存焉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使往弔　賈氏公彥曰寀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使世婦往弔者此使世婦致禮物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為弔也大僕小臣職皆掌弔勞注云致禮

案王后所不親弔則使世婦往不言公孤不必言也舉卿大夫則内子命婦之禮同后與賓客之事而弔

事多不親者不輕入諸臣之家也女巫職王后弔則與祝前蓋王之周親若勲德重望者后無故時自當親弔也知此非掌王后弔臨之禮事者女御職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　士喪禮公使人弔公使人襚公使人賵而公又有親視其大斂者是則后雖親弔而仍有致禮物之事也賈疏之義亦當兼之以世婦掌之者世婦與卿大夫爵秩相當亦使人必以其爵之瀀也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掌御敘防上之專妬者賈疏注意若使九嬪世婦掌御敘則有妬嫉自專之事也　魏氏校曰或疑王每夕御女非所以保其躬曰於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宫息陽以博施為德陰性專妬故寬舉大數如此凡祭祀則齋疾病則齋遇災異則齋發大命臨羣臣則齋皆不近婦人其大寒大暑一歲之虛四時有厲氣一月之虛風雨震電之變一日之虛保身遠色御敘者必

有所避焉而要在王之自戒慎也

以歲時獻功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絲枲成功之事賈疏內宰職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即此獻功之事

凡祭祀贊世婦

正義鄭氏康成曰助其帥涖女宮

大喪掌沐浴

正義賈氏公彥曰沐用潘浴用湯始死為之於南牖

下

案此專言后之喪耳注兼王之喪非也大祝職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肆師職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鬯人職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則沐浴及共給湯物皆不以婦人明矣經所以不明著之者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士庶人且然况天子乎

后之喪持翣翣所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賈疏案禮器天子八

翣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

窆此女御持翣者亦坐於柩車與以女御不可使徒行而持翣也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后喪彌多可知

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賈疏夫人象公嬪象孤卿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士介數依命數為差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賈疏祭法有戶

(竈中霤門行注直云竈門戶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諸祀也)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

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梗古猛反禬古外反又戶外反禳如羊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招招取善祥　鄭氏康成曰梗禦未至也除災害曰禬卻變異曰禳(賈疏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禬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　王氏應電曰鬼神之事婦人信之尤酷聖人因人情之所不能已制為正祀則淫祀不禁而自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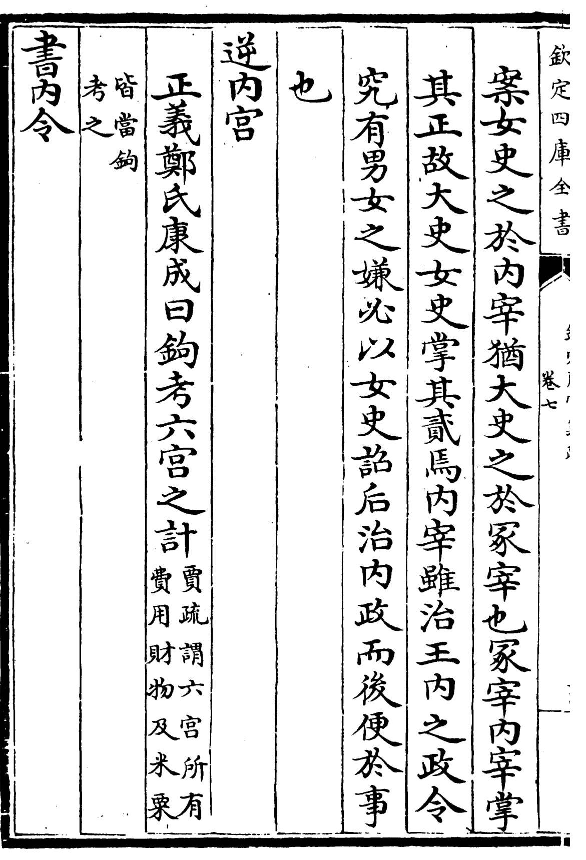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

正義王氏昭禹曰王后之禮各有所職如祭祀則有薦徹賓客則有獻酬之類女史掌之庶王后非禮勿動矣

案后所行之禮命之曰職而女史掌之即内宰以陰禮教六宫詔后禮樂之儀之典籍也

掌内治之貳以詔后治内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治之法本在内宰書而貳之



案女史之於內宰猶大史之於冢宰也冢宰內宰掌其正故大史女史掌其貳焉內宰雖治王內之政令究有男女之嫌必以女史詔后治內政而後便於事也

逆內宮

正義鄭氏康成曰鉤考六宮之計賈疏謂六宮所有費用財物及米粟皆當鉤考之

書內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后之令　賈氏公彦曰謂書而宣布於六宫之中

凡后之事以禮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如大史之從王賈疏大史職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執書以詔王此女史亦執禮書以從后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内人女功之事齎齎音咨本又作粢注故書齎為資杜子春讀為資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式婦事之模範灋其用財舊數

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賈疏知有國中婦人者下典絲職頒絲于外內工注云外工外嬪婦也大宰九職嬪婦化治絲枲是國中婦人有嬪婦之稱也　鄭氏衆曰內人謂女御女功事齎謂女功絲枲之事　黄氏度曰事齎治絲枲之事及轉致雜費

案此嬪婦即大宰九職中嬪婦化治絲枲閭師掌國中四郊之人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也典絲職頒絲于外內工注云外工外嬪婦也即此已內人女御

則内工也云及者殊外内也先外後内者外工多也式則大宰羞服之式中具焉女功猶言婦功康成以九嬪世婦無言之疑未必然九嬪世婦所司者禮職縱有婦功當非典婦功所掌也曽是九嬪世婦之尊而一絲一枲反授受於中下士之手乎凡經云嬪婦皆非九嬪世婦也羞服用繁多匪寡寡内人所能共也故於國中四郊之内任嬪婦以其職而使治之以共王及后之用與其賜予其

人在載師任土者之外所云九功之貢者皆然而嬪婦及内人之功則以典婦功掌之典婦功猶今之司織造者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 苦音古賈音嫁楬其謁反下並同注讀授作受非是

正義鄭氏衆曰苦讀為盬謂分别縑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書其賈數而著其物若今時題署物

鄭氏康成曰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　王

氏應電曰先授之功以齊其業然後受其獻以責其成隆冬寒沍非女工時故秋獻功

案此直言嬪婦不言內人者內人之功事以歲時獻于后而內宰佐后受之不獻于典婦功也其授以女功之事齎則工文固言之矣以此益見嬪婦之為外嬪婦而不可以九嬪世婦當之也鄭云以泉計通功者謂若其物直幾十千或幾千也　比比次也物之大小賈固不同或大小同而材有美惡功有良苦則

賈相倍蓰故比次而楬之以共衣服則貴賤有等以備賜予則輕重有差也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正義金氏瑶曰用謂六宫之服及王與后賜予

案疏謂以待王及后之用故藏于內府非也內府都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非專共王及后者也葢凡絲枲布帛皆藏于內府其成於內人者則以共王及后之用成於外工者則以共邦之百用耳王之燕衣

服玉府掌之葢授縫人縫之既成而後以入于玉府

禮服則以授外內司服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后宮所蠶之絲自於後宮用之以

為祭服不入典絲其歲貢之絲若禹貢兖州貢漆絲

之等當入典絲　黄氏度曰以其賈楬之將以為授

功獻功之程

辨正黄氏度曰康成以絲入為九職嬪婦所貢絲非

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兖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絲枲

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者若温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 賈疏文繡染絲為之夏暑損色故待秋涼

頒絲于外内工皆以物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工外嬪婦也内工女御 賈氏公彦曰以物授之者若縑帛則授以素絲文繡則授

以絲絲

案外內工即蒙上典婦功職之嬪婦及內人而言注以外工為外嬪婦則上經嬪婦非九嬪世婦明矣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以絲物賜人　王氏昭禹曰所賜予貴賤不同亦皆以其物授之

及獻功則受良工而藏之（良依注作苦一讀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良當為苦字之誤也受其麤盬之

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　賈氏公彦曰典枲直有苦者無良者明典絲亦不得有良者以良者入典婦功也

存異鄭氏衆曰良功絲功縑帛苦功麻功布紵

案典婦功職辨其苦良則絲枲皆有苦有良如即以絲枲為别而已則又何辨之有其苦者謂次於良者一等二等之差非濫惡者也一云凡良功皆藏於典絲凡苦功皆藏於典枲名相近者相遠實相近者相

適所以謹於藏便於用易於會計也不必改良爲苦亦通

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正義劉氏彝曰待有司之政令謂給邦之百用政令如下文祭祀喪紀所共飾邦器者所受之類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給衣服冕旒賈疏衣服釋黼畫也周冕服九章自龍衮已下此直言黼者若詩維衮及黼之類畧言之也冕旒釋組就也若弁師職五采繅十有二就之等

及依盤巾之屬賈疏依盤巾亦釋黼也此據祭祀若掌次職設皇邸邸即屏風為黼文冪人職王巾皆黼白與黑謂之黼賈疏攷工記繢人職文采色一成曰就賈疏若典瑞五采五就之等賈氏公彥曰凡祭服皆畫衣繡裳裳繡頁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共絲者大夫已上裳皆先染絲則玄衣亦須絲為之乃後畫故兼畫衣而言之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旒之就物絲之物色

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纊音曠劉古曠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給線縷賈疏謂給裁縫之用此釋絲也著盱口

綦握之屬賈疏此釋纊組也按士喪禮握手用玄纁裹著組繫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內則屨著綦注綦屨繫是用纊組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賈疏亦繢人職文繡亦用絲故連言也

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茵席屏風之屬賈疏此據生人所飾器物言茵若少儀所謂茵席枕几熲之屬注茵著褥是也席謂席之四緣若司几筵紛純畫純黼純之屬是也屏風即上文注黼依也上據祭祀此王所用若司几筵職依前者是也

王氏昭禹曰文織以文為織絲組以絲為組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種別為計賈疏自上經所用掌其藏與其出及黼畫已下各別為計　鄭氏衆曰各以其所飾之物計會傳著之賈疏謂物之多少作文書使相傳著共一簿也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縷力羽反紵音佇直語反注故書齎作資

正義鄭氏康成曰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賈疏禮記雜記文

白而細疏曰紵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衆多草葛蕡之屬　賈氏公彥曰布緦縷用麻物紵用草物布

中可以兼用葛蒷之草為之待時頒功者用絲有四時之别麻草所為四時皆得

案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者麻草之物不獨用於布緦縷紵而典枲所掌惟此也授齎蓋給以枲布使自具練治麻草之器物兼償其勞也於頒枲曰授齎則絲可知也於頒絲曰外内工則枲可知也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以共王及

后之用

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授之授受頒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頒衣服互文　賈氏公彦曰典絲典枲俱不為王及后之用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音暉揄音遥鞠居六反又溪六反展張彦反緣或作褖同吐亂反

正義鄭氏衆曰褘衣畫衣也祭統君卷冕立于阼夫

人副褘立于東房賈疏彼據二王後夫人祭服褘衣與后同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屈音蹶與闕相似禮與展相似鞠衣黃衣也　鄭氏康成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摇賈疏伊雒而南已下至此皆爾雅文引之者證褘揄為雉也　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摇者賈疏先鄭褘衣揄狄不言所畫故足成其義　闕翟刻而

不畫賈疏此無正文以意量之明刻繒為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葢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賈疏諸侯為賓客於王后助王饗賓則后有見賓之禮亦服展衣也鞠衣在上以桑褖衣在下以御于王展衣在中故以為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雜記夫人復

税衣揄狄又喪大記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税賈疏或雜記文此褖衣實褖衣也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賈疏朝服展衣下唯有褖衣故知御與燕居同褖衣也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賈疏男子褖衣黑禮雖無文案士冠禮陳服於房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亦云爵弁服皮弁服褖衣褖衣當玄端之處變言之者冠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襲時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雖男子之玄端亦名褖衣又見子羔襲用褖衣纁袡譏襲婦服纁袡與玄衣相對之物則男子褖衣黑矣男子褖衣既黑則婦人褖衣亦黑可知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禕衣玄賈疏王后六服其色無文

以鞠衣象麴塵其色黃褖衣與男子褖衣同其色黑二者為本以五行之色從下向上以次推之水色黑褖衣既象之水生於金褖衣上有展衣宜象金色故先鄭亦云展衣白衣也金生於土土色黃鞠衣象之土生於火火色赤鞠衣上有闕翟則闕翟象之火生於木木色青闕翟上有揄翟則揄翟象之五行之色已盡唯有天色玄褘衣最在上象天色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賈疏雜記襴衣裳是袍也男子袍有衣裳婦人衣裳連則非袍而云袍制者止取衣複不單與袍制同以白縳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賈氏公彥曰王之吉服有九韋弁以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

以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惟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褘衣亦是翟而云衣者以其是服之首故目言衣也　鄭氏鍔曰天子之服九九者所以取乎陽數之極王后之服六六者所以取乎陰數之中褘言衣則知揄闕者亦衣也揄狄闕狄言狄則知褘衣亦狄也

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

婦也緣衣女御也賈疏九嬪下有世婦女御三等鞠衣以下服亦三等故知以次服之外命婦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賈疏此約司服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士皮弁三等而言之孤以下妻其服無文故以此三等之服配三等臣之妻也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賈疏婦人之服六從下向上差之三夫人當服闕狄三公夫人亦當闕狄若三夫人從上向下差之則當揄狄王后褘衣夫人揄狄是也若三公夫人不得過闕狄知者射人職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公亦毳冕三公之妻亦當闕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賈疏玉藻君命闕狄再命鞠衣一命襢衣

注據子男之國而言闕狄既當子男夫人侯伯夫人自當揄狄二王後夫人當褘衣矣

賈氏公彦曰上言后六服此論外內命婦不得有六服唯得鞠衣以下三服尊卑差次服之而已亦以素沙爲裹司服孤卿大夫士文承諸侯之下皆據諸侯之臣言則諸侯之臣妻亦以次受此服是以玉藻君命闕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禒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褘當爲鞠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若然五等諸侯之臣命

雖不同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無孤之國則卿絺冕大夫玄冕其妻皆約夫而服此三等之服天子之臣服無文亦得與諸侯之臣服同是以此外命婦服亦得與諸侯臣妻服同也

存疑鄭氏鍔曰三公之妻不可以常制論三公出封則為大國之君以君子偕老之詩觀之衛侯爵詩人言夫人之服曰翟曰展上三衣有翟下三衣有展其下王后一等無褘衣而已蓋三公在朝屈於王則服

子男之服其妻亦服闕狄出封則宜加禮記有夫人副褘之文其三公出封之禮與三夫人之服亦不可以常制論中宮有后則屈而服闕狄中宮或闕則伸而服揄狄與侯伯在朝及出封其妻之服闕狄揄狄同　陳氏祥道曰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褘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褘者魯侯得用衮冕則夫人副褘可知也　王氏應

電曰以司服之例推之自上公九命其服九章至再命受服二章而止三公夫人八命天子之三夫人視之卿之内子六命天子之九嬪視之是皆當有八章六章之服大夫之世婦四命天子之二十七世婦視之大國孤之婦亦四命是皆當服鞠衣元士之妻三命天子之女御視之侯國卿之内子亦三命並當服展衣天子中士之妻侯國大夫之婦小國卿之内子皆再命並當服緣衣且以后之六服止畫雉之一章

何以為九命之别王與諸侯之衮名同制異則后與夫人之褘亦當有辨

凡祭祀賔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衰七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及言凡殊貴賤也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賈疏據上文外内命婦服唯有鞠衣已下此經上已云九嬪世婦則内命婦中唯有女御也外命婦中有公孤卿大夫之妻尊於女御而總入女御中又九嬪卑於三公夫人世婦

甲於孤卿妻言凡以殊之在上是尊尊也春秋會王人在僖八年臣之命者再命以
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賈疏大宗伯職再命受服則天子下士一命不
受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
於其家則降焉賈疏特牲禮主婦纚笄綃衣少牢禮主婦被錫衣侈袂士妻不衣禒衣大
夫妻綃衣侈袂不衣展衣是自於其家則降也賈氏公彥曰共后之衣服
者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
賓客時凡命婦兼外內命婦也喪衰外命婦為王服
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已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

后服齊衰

案疏引特牲少牢主婦之服以為非助祭不服上服之證是也但大夫妻以展衣為上服則祭於已猶得服緣衣不應綃衣下同士妻也敖氏繼公以少牢錫字古文作緆而謂為緣字之訛即此經之緣衣良為可據士妻綃衣士昏禮特牲禮並見之當在緣衣之下蓋亦士妻之禮服而此經不以入等未詳　喪服外命夫為王服斬衰故外命婦服齊衰從夫服而降

一等也外命夫爲后服齊衰從王服也凡從服一從而已無累從者故外命婦於后無服諸侯及諸侯之夫人於王與后亦然詳見喪服經傳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

正義賈氏公彦曰后喪所共衣服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　鄭氏康成曰内具紛帨線纊鞶袠之屬賈疏内則婦事舅姑有紛帨線纊鞶袠故死者入壙亦兼有數物内則更有刀礪小觿等故曰之屬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線私見反

正義鄭氏衆曰線縷也　鄭氏康成曰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爲役助之餘裁縫事則專爲焉　賈氏公彦曰役女御謂爲女御所役

案序官云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此云以役女御則奄特總帥女工及奚以聽女御之役使耳王及后之衣服女御司之既成乃分入於王

府及外内司服而以共也此與内司服之女御蓋即於八十一人中選充之王昭禹以為非王宫之女御繆也

喪縫棺飾焉注故書焉為馬杜子春云當為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賈疏既載飾而行者既夕禮曰側遂匠納車於階間卻柩而下載之於蜃車之上乃加帷荒飾棺訖乃還車向外明日旦乃引向壙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親更加文繡

喪大記飾棺君龍

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偽荒賈疏

偽即帷也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詳見喪大記注

禮器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

衣翣柳之材衣於既反注故書翣柳作接櫝鄭司農云接讀為翣櫝讀為柳皆棺飾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先纏衣其材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也檀弓周人牆置翣春秋傳四翣

不蹕賈疏襄二十五年左傳翣作翣 賈氏公彦曰翣如方扇柳即上注引喪大記帷荒是也二者皆木材以絲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故云衣翣柳之材

掌凡内之縫事

案凡内之縫事則不獨衣服也不獨王與后之衣服也

染人掌染絲帛

正義劉氏彝曰凡染事染而後織者上也織而後染

者次也

凡染春暴練暴步卜反劉步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暴練練其素而暴之賈疏素即絹也此謂須練而用者非謂祭服若祭服則先染絲織之不得為練　賈氏公彥曰春時陽氣燥達故暴曬其練　王氏昭禹曰㡛氏練絲帛皆晝暴諸日是也

夏纁玄注故書纁作⿱穴熏鄭司農云⿱穴熏當讀為纁

正義鄭氏衆曰纁謂絳也賈疏即爾雅及鍾氏所云三入為纁　鄭氏

康成曰謂夏始可以染此色也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為祭服賈疏易云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但天玄地黃而纁者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與黃共為纁也凡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故云以為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賈疏約攷工記鍾氏職而言夏暑熱潤之時以朱湛丹秋易可和釋故夏染纁玄則史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賈疏鄭注鍾氏及士冠禮云玄則六入與

秋染夏夏戶雅反後除春夏之字皆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染五色謂之夏夏者其色如夏狄

禹貢羽畎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揺曰䴅曰甾曰希曰蹲賈疏爾雅文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淺深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　賈氏公彦曰秋氣凉可以染五色　鄭氏鍔曰秋氣收而不散五色皆宜故染夏

冬獻功

正義賈氏公彦曰纁玄與夏至冬功成並獻之

掌凡染事

正義易氏祓曰凡染事不特絲帛而已　王氏應電曰謂布緦縷紵之物

案鄭氏鄂引禮記謂宮中所染專共王祭祀之服染人所掌以共國家禮事非也記所謂朱綠之玄黃之即以付染人耳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追都隈反編畢煙反又步典反

正義鄭氏衆曰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衡紞紘

縱賈疏桓二年臧哀伯辭彼據男子之衡司農意男子婦人皆有衡也鄭氏康成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賈疏康成知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褖衣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則褖衣褖衣而云次則褖衣首服次可知其中亦有編明配鞠衣展衣也上注展衣云以禮見王則展衣首服編此云次以見王者以禮朝見於王與見賓容同則服展衣與編接御見王則褖衣與次也燕居

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時䘮風鷄鳴毛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此經注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賔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纚笄而毛云以朝必別有所見康成不破之者以纚笄燕居無正文也其實朝王時首服編

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賈疏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同用玉

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詩玉之瑱也是也笄卷髮者

賈氏公彦曰弁師職云諸公用玉為瑱詩玉之瑱也據諸侯與夫人同用玉瑱則衡笄亦用玉矣其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服翟衣則衡笄亦用玉矣其九嬪

命婦等當用象也云唯祭服有衡者見經后與九嬪已下多别言則衡笄唯施於翟衣鞠衣已下無衡矣鞠衣已下雖無衡亦應有紞以懸瑱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謂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知王后之首服後鄭不從者追師若兼掌男子之首服亦當如下屨人職掌王及后之服屨今不云明非共掌

為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

經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宵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侈袂褖衣之袂賈疏案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則褖衣據士服爵弁親迎攝盛則士之妻服褖衣首服次亦攝盛褖衣既首服次三翟首服副則鞠衣襢衣首服編可知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賈疏所同者上公夫人得褘衣以下

至褖衣禕衣從君見大祖褕翟從君祭羣廟闕翟從
君祭羣小祀鞠衣以桑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褖衣
以御侯伯夫人得褕翟以下褕翟從君祭大祖及羣
廟闕翟以下與上公夫人同子男夫人得闕翟以下
闕翟以祭鞠衣以下與侯伯夫人同並纚笄綃衣
以燕居也二王之後與魯夫人亦同上公之禮

賈氏公彦曰以待祭祀賓客者亦謂助后而服之

王氏應電曰笄經者笄與經也儀禮喪服傳有箭笄
有惡笄有吉笄惡笄者櫛笄亦曰榛笄吉笄者象笄
也惡笄有有首者吉笄有折其首者服之重輕以是
為差

案三夫人亞王后内官列職自九嬪始舉九嬪而言及則内命婦爲世婦女御明矣疏謂不言世婦文略内命婦惟女御未安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句素屨葛屨屨九裕反舄西益反繶衣亟反句音劬

正義鄭氏康成曰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賈疏下謂底重底者名舄禪底者名屨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句當爲絇絇著舄屨之頭爲行戒賈疏絇謂以絛

為之狀如刀衣鼻綴於屨頭為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賈疏繶是牙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紃謂以條為口緣經不云純文略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賈疏服冕謂孤卿大夫衣翟謂后以下婦人也素屨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賈疏大祥除衰杖後身服素縞麻衣著素屨故云非純吉言去飾者素屨無約繶純也言葛屨明有用皮時賈疏葛屨自赤舄已下夏則用葛為之冬則用皮為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亦用葛與皮也鄭氏衆曰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為下緣士喪禮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純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礫其下　王氏安石曰司服

言弁則曰弁服弁在上也屨人言屨則曰服屨屨在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凡舄屨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元端黑屨（賈疏玄端有玄裳黃裳雜裳今云黑屨者據玄裳為正也）青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賈疏引之見屨同裳色）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賈疏吉服有九者司服六冕及韋弁皮弁冠弁是也舄有三等者赤舄為白舄黑舄也赤舄為六冕之舄白舄配韋弁皮弁服黑舄配冠弁服冕服六其裳同故以一舄配之）詩王錫韓侯元袞赤舄

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舃黑舃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舃玄舃為上褘衣之舃也下有青舃赤舃鞠衣以下皆屨耳賈疏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三翟三等之舃配之玄舃為褘衣之舃青舃配揄翟赤舃配闕翟云鞠衣以下皆屨者六服三翟既以三舃配之且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言舃故知鞠衣以下皆屨也約繶純同色賈疏士冠禮三冠約繶純各自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約雜互言之明舃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舃之飾如繢之次賈疏此無正文約皮弁白屨黑約繶純白黑比方為繡次爵弁纁屨黑約繶純黑赤南北相對尊祭服故為繢次以此知凡舃皆不與屨同而為繢次也赤繶者王黑

舄之飾黄繶者后玄舄之飾青約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約純言約亦有繶純三者相將賈疏凡屨舄皆有約繶純三者相將謂各舉其一以互見也王及后之赤舄皆黒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黄屨白飾白屨黒飾黒屨青飾士爵弁纁屨黒約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

王氏昭禹曰赤陽之正色故王服赤舄黒陰之正色故后服黒舄陽則純故赤舄之繶亦赤陰則雜故黒舄之繶黄黄陰之盛色以陰之正色為體以陰之

盛色為飾也

案康成所言舄屨之差與其飾多補經文所未有者大概皆從士冠禮三屨推之而以屨象裳色一句為之柄其云屨飾如繡次者蓋於黑屨白屨偶合焉至繶屨不以白飾則云尊祭服如舄之繢次也舄如繢次經無明文特即繶屨比類而意其然耳其用心可謂苦矣然案之經文則枘鑿不相入無怪後人之紛紛滋議也經上言王及后下言赤舄黑舄則赤舄者

王之舄也黒舄者后之舄也順文次之則赤繶黄繶當為赤舄之飾青句當為黒舄之飾或言繶或言句舉一以見其餘也赤舄而赤繶者王用之赤舄而黄繶者則公侯以下用之與黒舄而青句亦與黒屨之青絇肖也祭服之舄止此似更無他色者然則舄之飾固不如繢次而屨順裳色亦不可通之於舄矣果如康成説則經文不完已甚何以立瀍示後且赤舄王之上也而乃以為后之下可乎三等之屨蓋貴賤

所同故經不言之不然則素屨之上其有脫文與赤爲夏亦未必以葛爲之

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夫之命屨纁屨賈疏經不云爲唯云屨者大夫已上衣冕則有命爲而無命屨士之命服爵弁則命屨纁屨而已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賈疏外命婦孤妻已下内命婦九嬪已下不得服爲皆服鞠衣已下故屨以黃兼有卿大夫妻及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士妻與女御皆褖衣黑屨故云黃屨已下也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賈疏司服職孤絺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爲爲命爲以下

仍有皮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功屨次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則功屨次命舄也九嬪

內子亦然賈疏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黄屨為命屨功屨之中有禮衣白屨緣衣黑屨故云亦然

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賈疏皆以禮衣白屨為命屨其功屨唯有褖衣黑屨

女御士妻命屨而已賈疏女御士妻唯褖衣黑屨為命屨士及士妻

謂再命受服者賈疏大宗伯職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及王之下士皆受職不受服王之中士再命上士三命已上乃受服受服則并得此屨也散屨亦

謂去飾賈疏此言散即上之素皆是無飾互言之

案云辨者命屨初命時官所給其後則與功屨皆自

為之故第辨其法式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衮衣驚衣毳衣絺衣玄衣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以布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黒衣裳而黒舄冠弁玄端也禕衣玄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黄屨首服編以告桑禮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褖衣黒屨首

服次以御於王后服六翟三等三舄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黄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祀而有素屨散屨者惟大祥時

賈疏以此經四時祭祀總結上文諸屨故知有此二屨也云惟大祥時者此據外內命夫為王斬衰而言初死著菅屨卒哭與齊衰初死同疏屨既練與大功初死同繩屨大祥與小功初死同吉屨無絇是以上經注云非純吉也

王氏昭禹曰以宜服之者各隨其時與事之宜而服之若夏則葛屨冬則皮屨此隨時之宜

若吉祭用赤舃黑舃命屨喪祭有素屨散屨此隨事之宜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夏戶雅反大祖音泰乘繩證反綏依注作緌如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冕服不出宮故以復於大廟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故建綏以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也

賈疏生時有緌有旒故書綏爲禮杜子春云當爲緌禮非是其謂明堂位有虞氏之

旂夏后氏之綏則綏當作緌字之誤也緌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賈疏注據爾雅文按鍾氏染鳥羽以為王后之車飾亦為旌旗之緌則旌旗亦有鳥羽獨云旄牛尾者舉一而言其實兼有也士冠禮及玉藻冠緌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

鄭氏衆曰復謂始死招魂復魄士喪禮士死于適室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升自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喪大記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言死而哭哭

而復兾其復反故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又曰君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喪大記又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赬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諸侯行而死于館則其復如于其國如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死于館則其復如于家死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喪大記又曰為賔則公館復私館不復

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天子之禮也大祖始祖廟也

案夏即染人秋染夏之夏謂以鳥羽飾旌旗之橦也此官以夏采為名則凡以鳥羽飾物如全羽為旞析羽為旌之類皆當掌之王巡守會同祭祀必有所共之事郊射或共其獲旌非專掌復也然則掌字之下蓋有脫文大喪以下特其後語耳未有以偶然一見之事而專設一官者也復而後行死事則復者須臾

之頃耳下士四人則大祖而外四郊亦未必全復矣復于四郊猶宋玉招魂求諸上下四方之意非以郊祭故也檀弓亦曰君復於四郊謂諸侯也諸侯無郊祭也且不于壇而于郊不以冕服而以建綏足以見之矣　復者人之終也春秋傳晉侯有疾秦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灾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䘏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王之宮寢内

外起居飲食無一不關於冡宰直至君之身終而師保之責猶無已焉此天官之屬所以終於夏采也與存疑賈氏公彦曰以衮冕以下六冕及爵弁皮弁之等復復者各依命數天子則十有二人天子七廟此經直云大祖則后稷廟也復者命士不命之士皆一人若大夫以上皆依命數

總論陳氏傅良曰冡宰一職所制御者皆關於君身君德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

出内財賄之人四則宫中使令之人

宲冢宰貳王統百官均四海而諸官所掌不越居處

服御財賦絲枲之事此聖人之議道自已者也蓋飲

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或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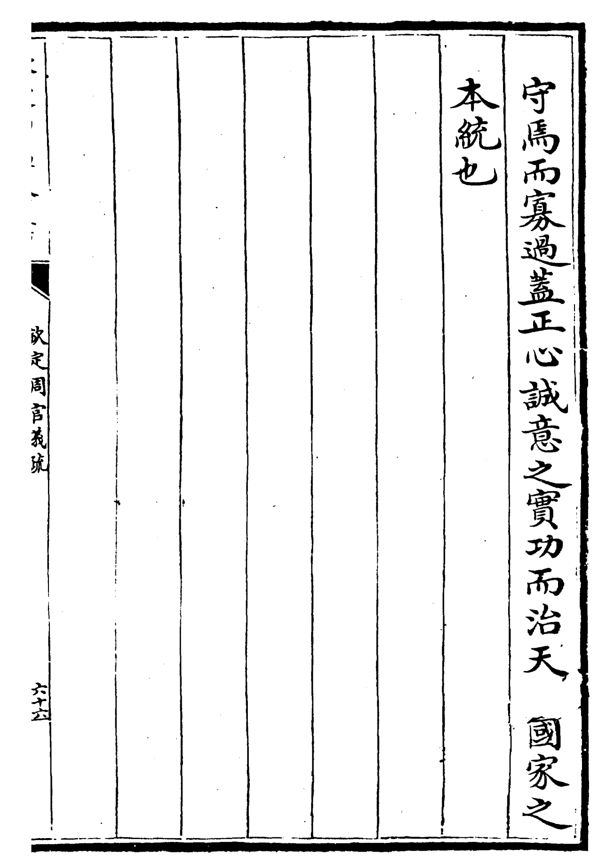
所制而不敢縱或有所求而未必逞若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何求而不應何憚而不為哉以是大欲而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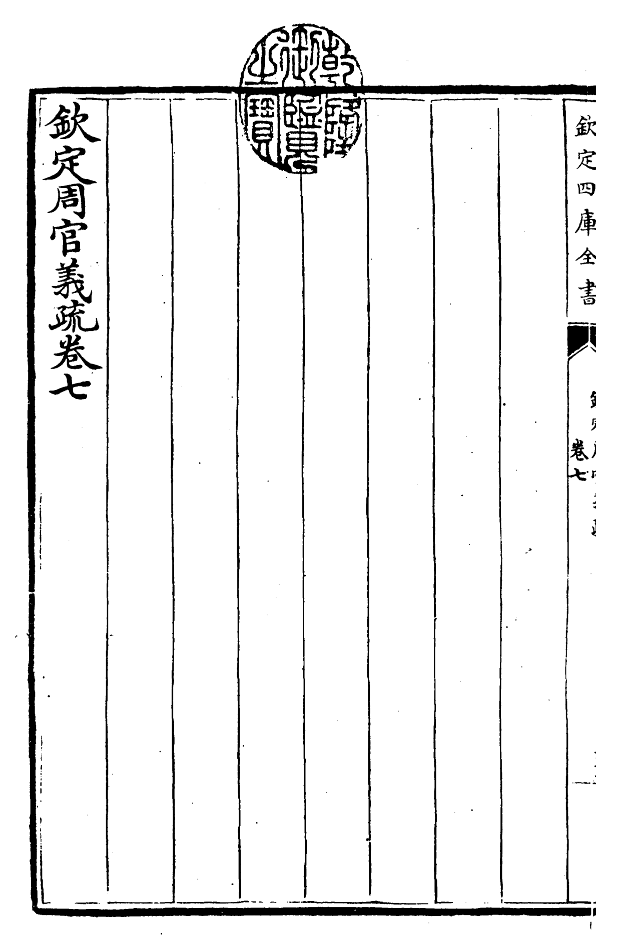
足以恢其邪心於以治天下國家焉不知其可也周

公知百官之得其統四海之得其均其要在王身是

故先以宫室安其身焉次以飲食理其體焉繼以賦
式節其用焉終以内宫佐其德焉析其事則至纎至
悉若無關於政治之要而觀其用意本末兼修内外
交飭以正君身其至醇至備者乎一之以大宰之權
分之以小宰内宰之任一起居一飲食一貨用一擇
採進御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大臣皆得與聞之而天
子不得以自私女子小人不得以蠱惑而司是職者
必名德之選是以上智之君安焉而益聖中材之主



守焉而寡過蓋正心誠意之實功而治天　國家之本統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七

卷七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單可𢈢